

第二十三章 初抵蘭陵祖宅

蘭陵處在沂州境內，若是認真講，應該叫蘭陵鎮。

蘭陵歷史悠久，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好幾百年前，它最出名的除了蘭陵蕭氏這個傳承幾百年的大氏族，便是美酒了。

前朝一位大詩人有云：「蘭陵美酒鬱金香，玉碗盛來琥珀光。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處是他鄉。」說的便是蘭陵的美酒。而更精確的說，美名天下的蘭陵美酒，指的是蕭氏家傳的族釀。蕭氏一族光憑這蘭陵美酒，每年便不知替族內賺得多少金，也因此蘭陵蕭氏並不若其他世家，祖業以田產為主。當然田產也是有的，但最為主要的營生還是蘭陵酒。

蘭陵身為蕭氏一族的祖地，自然不同一般，說是鎮，其實能比一些上縣。蘭陵分內外兩城，外城主要是以商業為主，以及一些宅邸、酒樓、客棧、食肆、商鋪等，而內城則是蕭氏一族的祖宅，占了內城近乎三分之二，另外三分之一其實也屬於蕭氏一族，只不過住的都是蕭氏的旁系分支以及附庸之類。

在蘭陵當地，蕭氏一族就宛如是皇家一般的存在，當然明面上肯定不能這麼講，但私下裏蘭陵就是蕭氏一族，蕭氏一族便是蘭陵，所有人都是這麼認為。

坐在馬車裏，半撩著窗紗往外看去，蕭妧等人盡皆目瞪口呆。

蘭陵比不了長安的繁華富饒，但一路從城門進來，迎面撲來的是美酒的清香，客棧酒肆商鋪林立，路上行人身穿華衣，熙熙攘攘，平整寬廣的大街能供數十輛馬車並行，並不若之前眾人所想像的那般窮鄉僻壤。

尤其從外城進內城這段路上，要通過一條數十米的護城河，遠處還有高大壯麗的內城門樓。內城城牆高約數十米，城門上建有城門樓，四角翹簷，文雅且壯麗，門樓牆上鑲有匾額，上書「東海鏡清」，此乃內城的東門。

進了東門，四處便顯得清幽起來，又往裏走了大約兩刻鐘的時間，終於到了蕭家的祖宅。

只見一片偌大的宅邸坐落在這片大地上，左右盡皆看不到院牆的盡頭，牆內重簷飛翹，重重疊疊，蕭妧估摸不出這蕭家祖宅有多大，但比長安的蕭家宅邸大幾倍絕對是有的。

蕭家規矩森嚴，女子並不能從正門而入，所以之前車隊便分開了。到了側門，門前早有僕婦婢女肅立，一見蕭妧等人下了馬車，便紛紛上前行禮，並扶著幾人上了軟轎，往宅內行去。至於其他行李之類，自有人安排。

一路坐了軟轎往內，只見假山疊翠、飛瀑濺珠，又有重樓疊宇、雕欄玉砌，屋宇樓閣掩在奇花異草之間，一色的粉牆黑瓦，遠遠似有水光曲橋，端的是富貴無雙，又有一股清貴肅穆的底蘊在內。

路上有行走奴僕，見了這一隊人來，俱是垂首斂目站於兩道旁，可見蕭家規矩嚴明。這氣勢這氛圍，讓蕭妧幾名小娘子俱是端坐正顏，也不敢胡亂張望，更不用說行在轎旁幾人的貼身婢女了，皆十分老實。

走了差不多一刻鐘的樣子，這一排軟轎便分開了，蕭妧被抬到一處極為幽靜的院落裏。上房是三間粉牆黑瓦、朱色雕欄的小樓，分上下兩層，一泓清水繞舍而過，

水面上有各色蓮花亭亭玉立，環境很是清幽。一座小小的石橋架在荷池上，走過石橋，便到了小樓前。

樓前臺階下站了婢女僕婦幾人，俱是束手屏息，見蕭妧下轎來，便齊齊曲膝向蕭妧問安。

「九娘子，這兒是惜荷院，便是您以後的住處了，其他幾位娘子的住處都在附近。您初來乍到，可略做休整，待會兒會有人來請您去正院給兩位老夫人見禮。」一名打扮體面的僕婦對蕭妧恭敬說道。

蕭妧點了點頭，那名僕婦便帶著抬軟轎的四名僕婦退下了。

也來不及觀察這以後的住處，蕭妧只是粗略看過一眼便入了屋內。她的臥房在二樓，蓮枝幾個婢女分工合作，吩咐院中的婢女僕婦們，備水的備水，備衣的備衣。不多時，蕭妧的行李也送了過來，蓮枝便吩咐跟著她侍候蕭妧有些日子的那兩名婢女去整理行李。

一番洗漱完畢，穿衣梳髮，待蕭妧準備妥當，來請她去正院的婢女也來了。蕭妧便帶著蓮枝和另外一名婢女，隨著那婢女往正院而去。

路上碰見了蕭玉與蕭茵等人，幾人走到了一處，往正院行去。

一路上景色又是不一樣，鳥語花香，處處皆是美景。只是初來乍到，又不太清楚環境，幾人也沒有心思賞景，只是目不斜視，輕挪慢步，跟著引路婢女前行。

走了差不多一盞茶的功夫，才到了一處偌大的院落。進了大門，走過中堂，迎面便是五間五架的上房，房子高大富麗，一看便氣勢不同。門前早有兩排婢女等候，見蕭妧幾人走到臺階下，便有一名婢女上前打起了簾子，笑著道：「幾位娘子到了。」

蕭妧幾人步了進去，只見堂舍甚大，錦簾高捲，珠帳低垂，堂中設有檀木坐榻和案几，一切擺設盡皆奢華高雅，自有一番高貴氣質。首位的牙床上坐了兩名老婦人，年紀大約都是五十開外，頭髮花白，衣衫華貴，身邊有僕婦婢女環繞，一看便知是這蕭家的兩位老夫人。

這自然就是蕭珩和蕭孟的正妻，按輩分蕭妧要叫兩人伯祖母和叔祖母。其中圓臉慈眉善目的那個是蕭珩的正妻李氏，也是蕭氏一族的族長夫人，另一位長臉有些嚴肅的乃是蕭孟的正妻何氏。

兩人下首處各坐了幾名打扮華麗的婦人，俱是翠眉花鈿，滿頭珠翠，一副時下標準的富貴婦人的打扮，長相各有不同，一看就知是兩位老夫人兒媳孫媳那一輩的。幾人身後又各有少女正襟危坐，只是眼神好奇的看著正在給兩位老夫人行禮的蕭妧等人。

坐在牙床上的李氏手做虛扶狀，笑著道：「好了好了，都是自家人也不用拘束。妳們雖是遠道而來，但說起來都是一家人，以後在家裏住下，缺什麼少什麼就和伯祖母、叔祖母說，就當是自己家裏。」

何氏在一旁微笑點頭，「正是應該如此。」

之後蕭妧幾人又向那幾名婦人一一見禮，然後是和那幾個少女互相見禮，一串人認下來，若是記性差點的簡直想瘋。據說這還是嫡出兩房的女眷們，若是加上男丁以及庶房，估計蕭妧幾人是認不完的。

大家族一向注重開枝散葉，蕭家嫡出這一輩有三房，也就是蕭珩兄弟三人。其中承了爵位的安國公蕭鵠在長安，蘭陵這裏是兩房。這兩房人中，蕭珩的嫡子有四人，庶子若干，蕭孟的嫡子有三人，庶子若干，所以兩大房下面又分了若干小房。而蕭珩孫兒輩的也有已經成親的了，所以還要往下再分房。

這麼零零總總算下來，一大家子百十多人，反正蕭妧是記不全了。不過日後雖住在這裏，大抵打交道的時候也極少的，所以蕭妧也沒有強迫自己去記。

見完禮後，李氏做主留了蕭妧幾人吃飯，其實也就是讓蕭妧幾人在偏廳吃罷了。吃完飯後，便各回各的住處。

這麼一番折騰下來，蕭妧也是極累的，回去後便歇下了。

在蕭家住了幾日，倒是挺清靜的，可能顧念著她們舟車勞頓，也未有人來打攬她們。這幾日也就去了長房長媳小李氏那裏去請過一次安，兩位老夫人年紀大了，早已不管事，小李氏是李氏族姪女，又是長房嫡長媳，如今蕭家的內務俱是由她掌管。

小李氏是個八面玲瓏的人，對蕭妧幾人也十分熱忱，面面俱到。其實想像得到，蕭妧幾人在蘭陵只是暫住，根基也不在此處，沒有什麼利益牽扯，這蕭家祖宅裏的鬥爭自然波及不到她們身上來。

只是去了小李氏那裏一次，蕭妧便看出端倪，這祖宅裏也不若想像中的那般和睦，蕭珩那一輩兄弟妯娌們關係不錯，並不代表下面小輩們也是如此。大房二房下面又分屬許多小房，人多了矛盾便會多，雖說大家族聚在一起才能繁榮昌盛，可人多了利益也會分配不均。

當然這一切與蕭妧並沒有什麼關係，她也就只當自己看不見，是個過客，蕭玉那裏她特意點撥過，少和這祖宅裏的人打交道，免得牽扯進去，生出不必要的麻煩，兩人本就是避禍而來，何必本末倒置。

倒是蕭茵和二房裏的幾個小娘子頗為熱絡，這蕭茵就是有這種本事，就好像一個發光體，總有人不自覺的靠過去，人緣也極好。蕭妧只當自己看不出這些端倪，她為人處事一向如此，你不來犯我，我自是懶得去招惹你，若是不識趣犯上來，那麼對不起。

蕭蓉自從那日之事，便不見蹤跡了，想來是被禁了足。到了蘭陵以後也未見她出現，估計是已被送回長安。蕭瑩如同之前一般，一直就是個隱形人，其實當個隱形人也不錯，至少沒有紛爭。

這期間蕭妧發現一件蹊蹺的事情，那就是她的住處比蕭玉她們都大了不少，看起來也華麗許多，甚至僕婦婢女配備都比其他人多。她自是不知曉這是因為長安那邊遞來的消息，蘭陵這邊已經收到了，縣主的規制自然不能同尋常人。只是因為聖旨未到，所以暫且這個消息大家都不知道罷了。

蕭妧以為是救了穆謹亭的附加待遇，也就沒有放在心上，她並不知曉這件事早已在長安安國公府那裏引起了軒然大波。

冊封蕭妧為縣主的聖旨是先到安國公府的，像這種榮耀並不是光屬於一個人，也是屬於整個家族。蕭妧如今不在長安，聖旨自然先到了安國公府。

一個縣主對於安國公府來說，雖是榮譽，但並不會引起軒然大波。關鍵就在於蕭妧這個縣主非比尋常，像縣主這種屬於女子的爵位一般只封皇族女子，外姓人極少會獲得這種殊榮，就算偶得一個，大多也是只有封號與並不算多的俸祿，卻是沒有食邑的。而蕭妧被冊封為懿榮縣主，從二品，賜食邑五百戶。

要知道，縣主也分三六九等，最高一等的縣主食邑不過千戶，五百戶雖是折中，也並不算少。所以食邑多寡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其中蘊含的寓意。

整個蕭家都沸騰了，要知道朝霞郡主憑著昌平公主的面子被封了個郡主，其食邑也不過八百。

朝霞郡主當日便在崇月閣砸了東西，至於蕭家的其他人，有高興的，有嫉妒眼紅的，自是不提。

皇宮那處也都留意到此事，一個小小的縣主對於皇宮這些人自是不放在眼裏，可就如之前所說，其中的寓意不一般，有心人不禁猜測，這個縣主到底是看蕭家人的面子，還是看穆謹亭。

總歸來說，還是看穆謹亭面子的成分比較大，也許這個之前不入人眼的穆謹亭真的憑著一條命不要，博得了承元帝的另眼相看。幸好，幸好那穆謹亭只是個殘廢。若是說之前穆謹亭的腿治不治得好，對其他人來說並不重要，但此時希望他永遠與輪椅為伴的人卻占了大多數。

蘭陵有名醫，這對蘭陵當地人來說並不是個祕密。名醫姓孫，據說是前朝孫藥王的後輩傳人，只是這個孫姓的年老大夫卻從不這麼自認，每每有人提及，總是沉默不語。只有那少許親近之人才知曉，孫老名醫確實是孫藥王的後輩子嗣，卻並不是直系，而是分支中的旁系。

不管怎麼說，孫老名醫的醫術很好，且為人樂善好施，懸壺濟世幾十載，有時碰到那窮苦人家來看病，不光不收診費，還會倒貼藥材，在當地頗有名望。

只是如今孫老名醫的年紀大了，平日裏極少露面，碰到尋醫問藥之人也是交由其後輩子嗣診治，自己不再出山。

這番穆謹亭到達蘭陵，蕭家人已經提前命人去拜訪了，憑著蕭家在當地的聲望，孫老名醫並未拒絕。

這日一大早，便有數輛馬車從蕭府側門而出，奔往城外的一處清幽之地。

這裏依山傍水，環境很是清幽，屋舍數間，一個不大的院落，院前院後種了不少藥草。

一行人入了院中，只有常順推著坐在輪椅上的穆謹亭入內，其餘人俱在院中等候，這些人中赫然立著蕭珩。若是有蘭陵當地人看見這一幕，定會十分驚訝，到

底是什麼情形，竟然會出動蕭氏族長這尊大佛，要知道蕭珩在當地，地位可是猶如一個皇帝。

大約過了一個時辰左右，常順推著穆謹亭出來。

蕭珩面色急切上前，常順臉色黯淡的對他搖了搖頭，倒是當事人穆謹亭十分淡定。

「孫老名醫真的無法治療此傷？」

整個蕭家將所有期望都寄予孫老名醫的身上，此番受挫，也難怪蕭珩會難以平靜了。

「勞煩外伯祖父費心了，本王的腿疾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簡單，咱們還是離開這裏吧。」穆謹亭道。

見此，蕭珩只能點點頭，命手下之人準備離開。

蕭珩此時的心情非常複雜，蕭家人自是希望穆謹亭的腿能治好，可前兩日京中有信傳來，倒是讓他這種心情有些更改了。如今見了孫老名醫也無法治好穆謹亭的腿傷，他面色複雜，心裏卻是不由自主的鬆了口氣。

也許這般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好的，穆謹亭的腿不好便不會是威脅，而皇后和成王那裏卻能繼續借著穆謹亭得到不少好處。

這麼想著，蕭珩的面色轉為了安慰，對穆謹亭說道：「殿下也別氣餒，家中會繼續為您尋訪名醫的。」

穆謹亭眼光閃了閃，面上卻是露出些許感激之色，道：「那謝謝外伯祖父了。」

穆謹亭的情緒從來內斂，此番能露出這種表情，說明他內心震盪已是到了極點。

蕭珩撫了撫鬍子，心道，終究還是年紀小了些，即使是那種地方的出身又能怎樣。

第二十四章 再訪蘭陵孫名醫

孫老名醫無法治好穆謹亭的腿傷，蕭妧當日下午便知曉了這個消息。之後，她立馬趕去穆謹亭所住的院子。

穆謹亭的住處也在蕭家祖宅，卻是離蕭妧住處甚遠，幸好府中有軟轎侍候，蕭妧倒也不介意大張旗鼓的坐了軟轎前去見穆謹亭。

換著一般人，乍到陌生的地方，自是不會如此張揚，可蕭妧是誰，且不說她活了兩世，深諳什麼對自己來說才是最重要的，這麼好培養好感的機會自然不會放過。她更是明白如今蕭家對穆謹亭的態度，早在船上那時，她便從不遮掩對他的親近，沒道理來到這裏反而要假裝矜持去遮掩一二，更何況所有人都知曉她對和穆謹亭間，有個救命之恩的關係在裏頭，誰敢多置一詞？

可今日就恰恰碰到了那個敢多置一詞之人！

軟轎經過花園，路上遇到幾名來園中賞景的小娘子。這幾名小娘子個個嬌美可人，俱是三房的小娘子，蕭茵也赫然在其中。

遠遠就看見那架軟轎，自然也看到軟轎中的人，便有一名小娘子不屑撇嘴，「嘿，還真當這是自己家了。」

另一個嘴角有顆小痣的小娘子插言，「玲妹妹可不該這麼說，伯祖母她老人家都說了，就當是自己家裏，可不是當自己家了嗎？」

這小娘子生得嬌俏可人，說話一臉笑，笑時那嘴角微微翹起，看起來格外嬌媚，就是此番說話的語氣讓人忍不住想皺眉。

這兩人便是三房蕭孟兩位嫡子所出的女兒，一個是小大房的蕭玲，這名唇角有痣的小娘子則是小二房的嫡女蕭思。這兩人從小千嬌百寵長大，蕭家又是蘭陵這地界當之無愧的霸主，自然身分不同一般，從來自認高人一等。

不過世人也都知曉蘭陵蕭家還有一脈在長安，那才是蕭家嫡系中的主枝，大房的蕭珩乃是族長，自然不必說，二房蕭鵠一脈把持著整個蕭家的大方向，在蕭氏一族的地位自然不同尋常，三房同屬嫡系，但比起大房二房卻是要低了一等。蕭孟雖把持著蕭家名下的大多生意，但彼時世家子弟都視錢財為俗物，卻是不入人眼的。

這蕭玲和蕭思兩人，平日裏在大房那幾名嫡女面前便底氣不足，此番見到蕭妧如此高調，再加上蕭茵深恨蕭妧，自然沒少從中說蕭妧的壞話，也因此這番言語格外不留情面。

蕭茵輕輕的抿了一下嘴，道：「兩位姊姊可不要如此說，我這九妹妹素來跋扈不讓人，免得她聽了，平添是非。」

這蕭茵也是睜著眼說瞎話，本就是她們幾人私下裏議論別人，蕭妧也坐在軟轎中還未到此處來，又哪能被她聽了去。

換著明眼人自然能聽出這是挑唆，可蕭茵此人交友也有一大妙處，那就是大多都是比她蠢笨些的，或者能讓她玩弄於股掌之間，又或者是可利用等等，而蕭玲蕭思這兩人從小被嬌寵長大，蘭陵祖宅雖私下裏也有不少鬥爭，但畢竟不若長安那處，心機自然不比他人。

一聽蕭茵這話，兩人便炸毛了，蕭玲更是加深了唇邊的不屑，而蕭思那不屑的白眼恨不得翻到了天上去。

「被她聽去了又怎樣，難不成還能來咬我？別忘了這裏可是蘭陵，可不是長安！」蕭玲道。

一旁有小大房小二房的庶女以及比兩人大點的嫡女俱是紛紛附和，所以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，這句話真沒說錯。

這說話之間，軟轎已經到了幾人身前不遠處，蕭妧遠遠見到路旁這幾人，按禮數應該是要停下寒暄一二的，便低聲吩咐了一句。

軟轎剛到了合適的位置，正欲停下來，就見一人橫插進路中央，一副堵了去路的模樣，軟轎便當即停了。

「見過幾位娘子。」抬轎的幾名僕婦恭敬的道，轎旁的蓮枝也跟著曲膝問好。

蕭玲姿態高傲的一抬手，眼神便直直盯向轎中的蕭妧。這麼明顯的挑釁姿態，蕭妧再看不出該完了。她瞥了一旁的蕭茵一眼，撩開紗簾也未下轎，「各位姊姊妹妹好，今日天氣不錯，是來遊園嗎？」一副笑意盈然，但卻不冷也不熱的模樣。攔住去路的正是蕭玲，她一臉皮笑肉不笑，「是呀，咱們是來遊園，不知妧妹妹這是去何處，如此大張旗鼓？」

「哦，妹妹這是去找謹亭表哥呢。」蕭妧似乎沒聽出這話裏的譏諷意味，笑著道：「那幾位姊姊妹妹慢遊，妹妹這裏有事呢，就不陪各位了。」

說完，她便放下了紗簾，幾位僕婦也趕忙擔起了軟轎，可是蕭玲卻依舊堵著去路並不讓道。

蕭妧的臉色沉了下來，「不知姊姊堵著妹妹的去路，所為何來？」

蕭玲雖蠢，但也是不笨的，自然不會落人話柄，落得一個無事找碴故意堵路的名頭。

她笑著道：「姊姊可沒堵著妹妹去路，咱們是來遊園，這不就是遊園嗎？」

後面這句話是對她身旁人所講，那幾個小娘子俱是笑盈盈的，紛紛點頭，並裝模作樣議論路旁花草，以及那不遠處的樹枝形狀有多麼好看。

蕭茵站在一旁，拈著帕子按了按嘴角，其實是遮掩唇邊的笑意。蕭妧，我看妳這番如何下臺？！

出言呵斥自然得罪了這三房一大群的小娘子，不出言呵斥自己落個沒臉。自那日事後，蕭茵便深深的恨上了蕭妧，這種恨日日埋藏在她心中，啃噬她的心。她向來高高在上，自認矜貴，頭一遭在人前落了那麼大個沒臉，就是蕭妧所致。

蓮枝有些慌張，不禁側頭看了看紗簾後的蕭妧。

她們初來乍到，不宜得罪他人，要知道這一得罪，可就是得罪了整個三房，娘子還要在蕭家住三載才會歸家，不宜生事啊！

這話她自然不能當著人講，可眼中的光芒卻是說明了一切。

蕭妧抬手示意蓮枝捲起紗簾，自己卻靠進軟轎中，一副冰冷譏諷的模樣。

所有人都以為她這是要出言相譏了，蕭茵嘴角的笑意更深，蕭玲和蕭思兩人有種正中下懷的感覺，她們正是打著只要蕭妧有任何不妥之言，便給她扣上一頂大帽子，讓她在長輩面前落個不規矩的名頭。

這是兩人素來對付人的手段，殊不知這種手段不光在蕭茵眼中落了下乘，在蕭妧眼中更是玩到不想再玩。若是論坑人做戲扣大帽子，這種把戲再沒人比蕭妧熟稔了，她上輩子可是玩得爐火純青。

可是讓所有人驚訝的，蕭妧並沒有衝著蕭玲等人而去，反而直往蕭茵而來。

「怎麼，七姊姊，妳禁足的時日過了？妹妹我明明記得可還沒半年啊。伯祖父罰妳抄寫的那一千遍女誡抄完了沒？雖然妹妹十分心疼妳如此辛苦，可話是伯祖父他老人家發的，自然不敢代勞。伯祖父他老人家對妳如此厚愛，妳可不要辜負他老人家的一片心。」

一石激起千層浪，旁邊裝模作樣的那群小娘子們也顧不得做戲了，俱是回頭望向蕭茵，面色震驚。

外人不知，可蘭陵祖宅裏的人無人不知蕭珩在府中的權威，他是整個蕭宅之主，也是蕭氏一族的族長。

蕭家素來男主外女主內，一般家中有女眷犯了錯，大多是小李氏處置便了，再高層點則是兩位老夫人，很少會有蕭珩出面的時候。能讓他出面懲治，說明對方犯了極大的錯誤，使他極其厭惡，以至於忽略掉這個傳統。

這些小娘子自是不知彼時事發時在船上，唯一能當家做主的便是蕭珩，且穆謹亭攏和在內，自然不能等閒視之。她們只知道這長安而來的蕭茵犯了大錯，竟然讓伯祖父發話懲治了。這讓她們極為愕然，也生出了一種生怕連累自身之心。

蕭茵終究還是年紀太小，眼界不夠，自然不懂牽一髮而動全身之道，可這不代表蕭妧不懂，她素來擅長借勢，這借勢可不只是借一方之勢，而是借大勢，壓得你不得不低頭，且旁人還因忌憚而不敢再攏和進來。

蕭茵臉色劇變，小臉漲得通紅，「妳——」

她自然沒忘記自己是帶罪之身，可來到蘭陵祖宅，蕭珩再未出現，平日裏她出門去大房三房走動交際，眾人也待她甚是熱情周到，無人提及，她便刻意的忘記了這事。

其實也不算是忘記，只不過是抱著僥倖心理，她想著再緩緩，之後她自然會做得周全。她從小明白交際的重要性，所以來到陌生之地，首先要做的並不是閉門低調，而是去融入周遭的環境。這樣一來，她可以活得如魚得水，也能做成不少事。更何況她內心還有仇恨，又怎麼能接受那禁足半載的懲罰，與成日裏抄寫那勞什子女誡？她得先借勢，借旁人的勢去打壓蕭妧。卻未曾想到那蕭妧，竟然當著眾人拿此事作為打擊她的手段。

蕭妧一點顏面也沒給蕭茵留，一番似是而非的勸慰後，臉色便轉為了冷厲。「蕭茵，妳真應了那句話，給妳臉不要臉。怎麼？蕭蓉被妳玩廢了，妳又轉移目標了？我坐等著看妳能找來多少人給妳做槍使，妳可別辜負我對妳的期望啊！」

語畢，她微微一揮手，蓮枝放下捲起的紗簾，幾名抬轎的僕婦又將軟轎抬了起來。這次未有人敢再堵路，俱是讓到了一旁去，蕭妧話語中的信息量太多，好多人都緩不過勁兒來。

那一眾人的背影遠遠而去，蕭玲面上這才閃過一絲厲色來，尖聲道：「蕭茵，妳敢拿我做槍使？」

她自然也不是個傻子，聽完蕭妧那番話，也明白這兩人有仇怨，其間有個人被攏和了進去，下場不好。再聯想之前蕭茵有意無意在她耳邊說的話，加上對方被伯祖父所罰，這讓她怎麼看，蕭茵都存著一種惡意。

「玲姊姊，妳可千萬不要聽蕭妧胡說，她……」

「行了。」蕭思打斷蕭茵解釋的話語，嘴角帶著譏諷，「走吧，走吧，離她遠點，我總算明白阿娘為何會說讓咱們少跟這些人打交道，人家可是從長安而來，別人之間的糾葛可不像我們之間，不過是一朵珠花一盒胭脂水粉的矛盾。」

一旁的幾個小娘子俱是紛紛附和，望著蕭茵的眼神滿是厭惡。

「好討厭，咱們差點上她的當了。」

「這人心腸太壞了。」

「她能被伯祖父所罰，肯定是犯了什麼大錯，咱們趕緊走吧，免得被連累。」

一眾小娘子俱是不願逗留，趕忙離開了。蕭玲臨走之前，狠狠地瞪了蕭茵一眼，「妳給我記住了！」

只留下蕭茵一人站在風中，明明是陽光明媚，和風徐徐，她卻完全沒感到暖意，而是寒徹入骨。

蕭妧，都是妳，都是妳！

狠狠地打了蕭茵的臉，讓蕭妧的眼都樂瞇了，可是快到穆謹亭住處門前，她又轉為了擔憂之色。

那孫老名醫竟然治不好穆謹亭的腿，雖蕭妧早就有心理準備，要是那麼容易治，上輩子穆謹亭的腿也不會拖了那麼久。只是心中難免抱有期望，可這一絲期望如今卻變成徹底的失望。

進了院子，下了軟轎一看，穆謹亭的住處自然不同尋常，端的是華麗大氣。有婢女前去通報，不多時，蕭妧便被請進去了。

空曠的內室，靜謐的氛圍，暖融融的陽光自窗外灑射進來，照在闔著目靠坐在輪椅上的穆謹亭身上。

看著那素來安靜沉默的身影，突然間蕭妧竟有一種望而卻步的感受。

上一輩子初見到穆謹亭之時，他便是坐在輪椅裏一副安之若素的模樣，是那麼的沉穩鎮定且高高在上。彼時穆謹亭自然不同現在，承元帝的寵愛、自身的謀劃，早就讓他不再是此時這個孤立無依的皇子。

穆謹亭有勢，人人皆知，無人敢輕視這個不就藩卻留在京城，且把持朝中眾多勢力之人，哪怕他是個殘廢。可就是因為他是個殘廢，所以承元帝放心用他，其他皇子也不與之作對。

這一切，上輩子的蕭妧盡皆知曉，雖並不詳盡，卻懂得其中的關鍵。她甚至明白穆謹亭的腿傷也是一種借勢，這是穆謹亭自己給自己借的勢。有母族宛如沒母族，爹不疼娘不愛，又是生長在吃人的宮廷裏，蕭家人的眼裏只有皇后和成王，穆謹亭只不過是一顆棄子，一顆想用時便用，想棄時便棄的棄子。

前世，他一步一步走到當時的地位，所付出的心力是外人無法想像的，而蕭妧也不過是管中窺豹而已。

一個殘廢卻掌握著偌大的權勢，旁人只是仰望，只是嫉妒，只是眼紅，甚至不屑。有誰知曉他實質上日日忍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，那種痛苦跟隨了他許多年，甚至深入骨髓……

沒人看到他的隱忍，蕭妧卻看到了，看了兩輩子，所以眼眶不由自主便紅了，蕭妧努力綻放出一抹笑，走上前去。「表哥。」

那人在陽光之中轉過頭來，瞳色如墨，平靜無波，面色卻有著一絲幾不可察的軟和。

「今天腿有沒有痛？」她走了過去，蹲在穆謹亭身邊，摸了摸他的腿。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就是那湯藥和按摩之法有用了，日後表哥肯定是要回長安的，我把這法子教給常順，你不要忘了讓他幫你泡腿按摩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那孫老名醫說沒辦法了？他是什麼名醫啊，虧別人將他吹得神乎其技！」語氣中有些輕嗔抱怨，蕭妧以輕快的口氣告知穆謹亭，她知曉了那件事。

「孫老名醫還是有些本事的，只是這是毒，他擅醫卻並不擅毒。」

蕭妧沉吟道：「那咱們再去找他一次，將那方子和按摩之法講給他聽聽，看能不能有些作用，畢竟我也不懂醫，不過是照葫蘆畫瓢。」

「也可。」

「表哥，你的腿一定會好的。」她抬起頭來，望著他，一副很肯定的模樣。

他垂下頭，望著她晶瑩的眼，不由自主便伸手摸了摸對方的小腦袋。其實他本就沒打算治這腿傷，就算此時可治也不會治。既然她想治，就再去看看吧。

其實穆謹亭對如何治療自己的腿傷，心中已然有數，解鈴還須繫鈴人，只要從那幕後主使者手裏弄清楚毒物的來源，便一切可解。可如今他還沒有足夠的籌碼讓對方主動送上前來，當然若是這裏便有希望，他也不會拒絕，能省事自是好的。

雖是說了要再去找孫老名醫一趟，可穆謹亭卻沒有當即就去。之後連著幾日，他都是一副處之泰然的悠閒模樣，蕭妧也明白這裏頭的內情，自然也沒有催促。每日要麼是閉門待在自己的住處，要麼就是偶爾去蕭玉那裏，再不然便是待在穆謹亭住處識字。如今已經不是常順教導蕭妧了，而是穆謹亭自己教。

如是幾日下來，忽一日穆謹亭吩咐下去，要出門去走走。蕭家人只當他是去見識一番蘭陵鎮的風光，倒也沒有多想。

次日，一輛馬車駛出了蕭家祖宅，穆謹亭只帶了常順、蕭妧以及兩名他從宮裏帶出來的侍衛，一行人往外城行去。

先是去了外城的商業區，整個商業區呈一條十字街的模樣，其中以東大街最為繁華，各式酒樓商鋪林立，來往行人車馬如雲。

一行人先去賣成衣的鋪子，又去了金樓，有人幫忙付銀子買東西，蕭妧自然樂意之至。連著逛了好幾家，買了不少東西，又去一家酒樓用飯飲茶，最後才坐馬車往城外駛去。

那日常順等人都跟著一起去的，自然認得去路。蕭妧身穿一身淺碧色的襦裙，梳著雙丫髻，頭頂上的兩個小包包上各戴了一朵紅珊瑚的珠花，端的是俏麗可人。此番坐在穆謹亭身邊，小身子隨著馬車一搖一晃的，不一會兒就昏昏欲睡了。自那次浸了江水大病一場，蕭妧的體質便不若以往，人也變得嬌弱許多，受不得寒、受不得熱，更受不得累，每日都需午睡，若不然便會精神不濟。這會兒正是她午睡之時，也難怪她會昏昏欲睡了。

這馬車並不大，只是日常出行踏青之用，也不過只夠三四人端坐在內。穆謹亭靠坐在軟墊褥上，蕭妧坐在他身邊，不多時，整個人便往他這邊歪靠過來。

見此，單手持書卷的穆謹亭放下了手中的書，往後靠了靠，將人放在自己腿上，又從一旁暗櫃裏拿了一件錦綢披風搭蓋在蕭妧身上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蕭妧自睡夢中醒來，就感覺渾身暖融融軟綿綿的。她不由打了個哈欠，待意識再清醒些，才發現自己竟然趴在穆謹亭腿上睡著了。「表哥，到了嗎？」

半闔著目的穆謹亭睜開眼，「已經到了。」

蕭妧這才發現馬車不知何時早已停下，也不知停了多久。她頓時臉頰一紅，揉了揉眼睛，「你應該叫醒我的。」

「不急。」

「那咱們下去吧？」

蕭妧有些窘然，今日本是為找孫老名醫而來，先是為了不讓行跡落入蕭家人眼底，在蘭陵鎮商業區逗留了一上午，之後又因她貪睡耽誤了時辰。蕭妧趕忙站了起來，哪知趴得太久，一時腿麻，竟然一下子摔倒在穆謹亭的腿上。

完了，完了。「表哥，沒撞疼你的腿吧？」

這明顯就是在說瞎話，換個正常人突然被人摔在腿上也會疼，更何況穆謹亭的腿本就不好。蕭妧自穆謹亭腿上爬了起來，蹲在那裏手足無措的看著穆謹亭的腿，模樣看起來可憐兮兮的。

「無事。」穆謹亭一副淡然的模樣，撩開腿上的披風，用指節敲了敲車壁，車外的常順從外面推開車門。

蕭妧先下車，一名侍衛從馬車後面拿出穆謹亭的輪椅推了過來，之後穆謹亭坐上輪椅，一行人才往不遠處的小院而去。

到了小院，孫老名醫正好在院中給藥草澆水，見了穆謹亭一行人來，便將手中的水瓢遞給一旁的少年。孫老名醫早已是古稀之年，髮鬚皆白，倒是身板還算硬朗，就是背微微有些駝。

「又打攬孫老了。」

孫老名醫渾不在意的擺了擺手，將穆謹亭迎了進去。他自是認出了來者是誰，能讓蘭陵蕭家族長出面，雖並未言明身分，孫老名醫也知曉他不是尋常人。

進了屋舍之中，孫老名醫便直言道：「這位小郎君，老朽早已言明，你這腿傷老朽確實治不了。」

「後生知曉，這次後生來卻不是為治腿而來，而是請孫老看看一份藥方，看能否改進一二。這藥方有拔毒之效，卻是效果不顯。」

言畢，蕭妧便從袖中掏出一張紙來，上面所書正是那泡腿之用的藥湯。

孫老名醫接過來端詳片刻，時而皺眉，時而鬆展，面色變化多端，一副完全沉迷其中不為外物所影響的模樣。擅醫之人大多如此，劉太醫如此，孫老名醫也是如此，一見到奇方妙藥，皆是渾然忘我。

少頃，孫老名醫突然擊掌道：「沒想到這幾種藥材還可這般配比，只是改變了其中的比例和研製之法，便完全改變了藥效，實在是妙啊，妙啊！」他放下手中的藥方，眼神有些迫切的望向穆謹亭，「不知開這方子的人所在何處，姓甚名誰？」穆謹亭望了蕭妧一眼，蕭妧這才出言道：「此方乃是祖輩所傳，小女卻是不知是誰所寫。」

孫老名醫面色隱隱有些遺憾，須臾才道：「這樣吧，此方留在此處，過幾日你們再來。老朽不才，雖治不了小郎君的腿傷，但有此方在此，將其藥效加強三成卻是可以的。是時，也許憑著這方子便能治好你的腿，當然能不能根治還不好說，畢竟這藥方只是拔毒所用，能拔出多少毒素，卻是未知。」

「那麼就謝謝孫老了。」

又過了幾日，穆謹亭一行人再度來到孫老名醫住處。孫老名醫不負所望將藥方進行了改良，並當場試驗了一番，配合蕭妧的按摩之法，一番浸泡下來，平日裏泡之前和泡之後並無兩樣的藥湯竟然顏色發生了變化，甚至隱隱有些腥臭。

孫老名醫面色格外凝重，事罷便調配了藥水讓蕭妧淨手，之後又交代穆謹亭，若下次再泡湯藥，按摩之人必須帶上羊皮所製的手套才可，這毒太烈，恐怕會傷及旁人。

不管如何，孫老名醫所改良的藥方竟然效果如此明顯，對穆謹亭與蕭妧而言是一件喜事。雖孫老名醫感歎，這方法治標不治本，恐不會有太大的作用，但有個希望便是好的。

日子再度平靜下來，穆謹亭此番前來蘭陵雖未治好腿傷，但也不是沒有收穫。蕭妧估摸著穆謹亭差不多是要回長安的時候了，果不其然，沒兩日穆謹亭便提起此事。

聽聞穆謹亭過幾日便要離開，蕭妧心中有些不捨。

這輩子的發展完全脫離上輩子的軌跡，蕭妧不是沒看出穆謹亭對待自己的態度有所改變。在她想來，再給她兩三載的時間，她一定將這表哥表妹的關係打得牢牢穩穩，不會受任何影響。

此番穆謹亭要回長安，而她卻要在蘭陵待上兩、三載才能歸去，等到那時，穆謹亭是否還能記起她這個表妹？

這種危機感讓蕭妧極為不安，甚至覺得憋屈，更多的則是自己虧了的感覺。被歲月磨練得厲害，再也沒有人比蕭妧更明白，兩月的相處經過兩三載之後，說不定會面目全非。那麼之前自己的努力，還有那日的豁出小命，完全是做無用功了嗎？這可惡的老天！

連著幾日蕭妧臉色都不好，她只顧她自己鬱悶，渾然不知在蓮枝眼裏是這樣解釋的一一

娘子和楚王殿下的兄妹之情實在好，這是離別的不捨啊！

不光在蓮枝眼中是這樣的，在穆謹亭眼中也是，他也當蕭妧是在不捨他。心中好笑之餘，還有些微微的觸動。

自母妃去世以後，他便是一個人，只有常順陪著他，蕭妧的出現是個意外，也是與常順完全不同的存在。常順是忠心的屬下，而蕭妧則是妹妹，一個需要自己看顧的人。

讓常順將那個眼神可憐巴巴的人兒送走，穆謹亭沉吟片刻，眼神轉為完全的冰冷。這與方才在蕭妧面前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模樣，面對蕭妧時，穆謹亭雖然寡言

淡漠，卻是面色軟和許多。當蕭妧不在，穆謹亭除了寡言淡漠，更多了一分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冰冷。

「長安那邊如何了？」

「皇后和劉貴妃兩邊都非常沉得住氣。」

「也該是回去的時候了。」

穆謹亭心中明白自己回去會面對什麼，可是人生總有必須面對的事情。蘭陵是好，日子很平靜，可若穆謹亭要的是平靜，也不會做出這些，甚至拿著自己一條命去賭。此番回到長安，也該是他翻身之時……

突然想起蕭妧，穆謹亭覺得她待在這裏甚好。

蘭陵沒有太多紛爭，待她兩三載後回到長安，想必他也有了一定的勢力，這樣她回到長安，面對安國公府內的種種時，他也能護得住她。

「長安那處的來人，多久才會到？」

常順沉吟道：「大約還得三四日吧。」

穆謹亭點點頭，不再說話。

第二十五章 臨別前的小禮物

這一日，蕭家祖宅突然忙碌起來。下人們來來往往，蕭妧的住處也來了人，赫然是老夫人李氏身邊的得臉僕婦。

那僕婦行事匆忙，什麼也未說，只是讓蕭妧盛裝打扮一番，便匆匆帶她去了永福堂。

永福堂乃是蕭家祖宅中最為寬廣壯麗的一處建築，平日裏只有族中發生極為重要之事，或者有貴客臨門才會開啟，也不知此番大動作到底是為什麼。

直到蕭妧跪在據說是從長安來的冊封使面前，聽著對方宣讀聖旨之時，她才知道穆謹亭到底送了自己一份什麼大禮——懿榮縣主，從二品，賜食邑五百戶！

上輩子蕭妧最尊貴的時候乃是聖上欽封的榮國夫人，自然不是一個縣主可比。可對於一個不過十歲的少女而言，多了一個有食邑的縣主爵位，意義卻是全然不同。至少在這蘭陵蕭家，無人再敢輕視她，日後回到長安，若有人想對她做什麼，也得好好的掂量掂量。

這是一道護身符，還是一道旁人不敢輕易招惹的護身符。表哥主子實在、實在是太大方了，這大腿沒白抱，小命沒白拚！

當蕭妧態度恭敬的接下那聖旨後，跪在她身後的那群人也隨著她的動作一一站了起來。蕭珩一臉笑容的走上前去與那冊封使寒暄，小李氏一眾長輩們俱是笑容滿面的看著蕭妧，眼神格外不一般。

且這還是在永福堂內，永福堂外還跪了一片蕭家的後輩子嗣，男女老少都有。這是屬於蕭家人的榮耀，自是能來的都來了，只是限於身分，這些小輩們只能跪在堂外的廊下聽宣聖旨。

蕭茵也在其中，跪伏在地的她滿心都是嫉妒，嫉妒到目眥欲裂。從此刻開始，蕭妧與她們再也不是一類人，她已然凌駕於眾人之上。她們還需費盡心思的苦學禮

儀與各項技能，以期回到長安後能獲得一個好前程，而對方卻早已跑在她們前頭，遙遙領先，可望不可及。

她們需要費盡心思的東西，她垂手便可得，身分、地位、榮耀、乃至日後的婚嫁，一個朝廷欽封有食邑的縣主，長安城內的眾好男兒想必會蜂擁而至，又何愁擔心日後的前程？

蕭妧，妳何德何能？妳何德何能！

蕭茵不是傻子，她自然知曉這縣主之位是蕭妧通過穆謹亭得來的。

她此時無限的悔恨，她不該自持身分的，不該太過謹慎讓蕭蓉那個蠢貨前去試探，她該自己上的。想必那個時候，搶了蕭妧在穆謹亭跟前的眼緣，這懿榮縣主之位也該是自己的，而不是那個人！

當蕭妧出現在穆謹亭住處時，小臉一片紅潤，眼睛興奮得晶晶發亮，讓穆謹亭有些啞然失笑。

「表哥，謝謝你。」

「這是妳應得的，不用謝本王。」

其實穆謹亭什麼都沒有做，不過是局勢造就罷了，若不是因為此時長安的局勢，就算蕭妧救了穆謹亭，也不可能被封縣主，頂多是一些其他的賞賜。恰恰因為局勢微妙，穆謹亭的所在位置也非常微妙。

沒有這局勢、沒有穆謹亭，不會有這個縣主之位，當然若沒有蕭妧的置之死地而後生，同樣也不會有，這些缺一不可。

雖然穆謹亭如此說，蕭妧還是滿心歡喜與感謝，她覺得定是穆謹亭在裏面做了什麼，不然怎麼可能天上掉下來這麼大塊金子，又正巧砸中了她。

「不管怎麼說，還是謝謝表哥。」

穆謹亭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這回本王準備跟長安來的人一起回去。」

蕭妧一愣，「要走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一定會想念表哥的。」

蕭妧滿眼都是不捨，可是若真論起來，這種不捨絕對沒有之前那麼多，全因為今日所到的這道聖旨。之前蕭妧的不捨，更多是一種自己虧大了的想法，如今所得到的超過預期，蕭妧的不捨就淡了許多。

當然還是不捨，只是這種不捨純粹多了，那是兩個多月來的相處與同生死共患難之間積攢下來的感情，蕭妧默默品嘗著離別之前，自己內心深處那股奇異的不捨感。

「對了，本王有一樣東西要給妳。」

穆謹亭的聲音打斷了沉默的氛圍，蕭妧抬起眼去看穆謹亭，就見穆謹亭招了招手，常順抱著一團白絨絨的小東西走了過來。

常順將那團白物交到了蕭妧手中，蕭妧抱起來看，剛好和一對圓溜溜、黑黑的且濕潤的小眼睛對了個正著。

是一隻小狗！

這種毛茸茸的小狗在時下非常稀罕，大齊境內並沒有，據聞是從波斯國那邊傳來。上輩子蕭妧見過一隻，是為洪平公主所有，端的是金貴無比，一看就惹人憐愛，可惜眾多貴婦們也就只能看看罷了，這種物是貢品，即使在貢品中也是極為稀有的。

小狗很小，剛好是蕭妧一捧那麼大，小身子肉乎乎的，摸起來十分軟綿。牠似乎有些膽小，濕漉漉的眼睛怯生生的看著她，兩人對望許久，小狗好奇地伸出粉色的舌尖，舔了舔蕭妧的指尖。

「表哥，牠是給我的嗎？」蕭妧有些驚喜，這種驚喜夾雜著一種強烈的喜歡，似乎只是看看這個小東西，心便融化了。

兩輩子加起來，蕭妧都沒有什麼特別喜愛之物，這個小東西算是頭一個吧。

穆謹亭點了點頭，眼神有些意味深長，只是蕭妧只顧看懷裏的那隻小東西，並沒有發現。

「牠還沒有名字，妳給牠起個名字吧。」

「起名字？」蕭妧微蹙眉心，喃喃著，「起個什麼名字好呢？小花？小白？茹翠？大毛？」

一個清嗓子的聲音在旁邊響起，卻是常順聽到如此俗氣的名字後，有些忍俊不住了。

別說常順了，其實蕭妧也有些窘然，一時之間讓她想名字，真是有些為難她了啊！

要知道，她連身旁婢女的名字都沒有改，蓮枝與她說了幾次，她是聽完就忘了。

「若不然，就叫牠小酒兒吧。」穆謹亭出聲道。

「小九兒？」蕭妧威脅的瞇起眼睛，看向穆謹亭，只見穆謹亭面色十分正經，瞧不出任何端倪。「表哥你是故意的吧，蕭妧行為九。」

語氣頗有些怨懟，還有上輩子他就是叫她小九兒的！

「什麼故意的？」穆謹亭微蹙眉心，糾正道：「是美酒的酒，小酒兒，不是八九的九，也不是妳那個九。」

「呃……」蕭妧有些急了，「那也不行，會有歧義的。」

「什麼歧義？就這麼定了，就叫牠小酒兒。」穆謹亭點點頭，一副十分滿意的模樣。

若是蕭妧注意到他不自覺在輪椅上彈動的手指，就能知曉他此時內心的波動，可惜蕭妧的全副心思都放在「小酒兒」身上了。

蕭妧還在想著怎麼讓穆謹亭改變主意，就被常順給請出來了。待她回過神來，就發現自己身處在庭院中，懷裏有隻毛茸茸的小白狗。

「小酒兒……」大眼瞪小眼。

「小酒兒？」大眼睜得更大，小眼兒依舊濕漉漉的。

「小酒兒！」蕭妧忍不住湊近了，齜牙。

「小酒兒！」

小酒兒輕輕哼唧了一聲，伸出小粉舌舔了蕭妧的鼻子一下。

能不能不叫小酒兒啊？！

蕭妧還想找個機會說動穆謹亭，給小酒兒改個名字，可是一直苦於沒有機會。因蕭妧被冊封為懿榮縣主，蕭家特意廣發請柬並大擺宴席，招待附近周遭的一些大戶人家與老百姓們，以示與眾同樂，甚至太原王氏、清河崔氏、滎陽鄭氏等幾大世家那邊都有派人前來送上賀禮。

蘭陵鎮熱鬧了許多日，人們盡皆知曉蕭家的女兒中出了個縣主，才不過十歲芳齡。人們競相讚道，氏族大家就是不一樣，女兒家的教養非比尋常，因此給蕭氏一族的女兒又增添了许多身價，暫且不提。

蕭妧作為主角，這陣子出盡了風頭，也著實忙碌得沒有時間去見穆謹亭，好不容易這日停歇下來，還未喘口氣兒，就聽有人來報，穆謹亭已經離開蘭陵了。

就這麼走了？連送的機會都不給她？！蕭妧心中又是惆悵，又是忿忿，她還沒讓他給小酒兒改個名字呢！

思緒中，有個小東西跑過來在她腳下拱著她的裙襬，蕭妧彎身將牠抱起來，正是這幾日被蓮枝幾人侍候得白白胖胖的小酒兒。

「你個小東西！」

蕭妧齧齧牙，露出凶相，彷彿面前就是那人，自己對他撩撩爪子，他說不定就能妥協。結果換來的是小酒兒對著蕭妧的小鼻子就是舔一口，望著手裏這隻小東西濕漉漉的眼睛，蕭妧無奈地將牠抱進懷裏，低歎道：「待回到長安，一定讓表哥給你改個名字，我發誓！」

小酒兒渾然不知事的在蕭妧懷裏轉了個圈兒，又打了個滾，露出粉嫩嫩的小肚皮。

一大早，東邊的天空剛泛起魚肚白，惜荷院裏便忙碌起來。當中那棟小樓燈火通明，婢女們進進出出，備好了洗漱所用的物件以及衣衫、早膳等物。惜荷院裏眾所皆知，蕭妧素來勤奮，每日起得很早，所以婢女們都是在其起身之前準備好一切事物的。

小樓內，一間佈置素雅的臥房裏，淡青色繡花草百鳥紋的簾幔後，臥榻那處仍未見動靜。

蓮枝撩起簾幔，就見榻上睡了一人，如雲般的墨絲披散在軟綿的枕頭上，膚若凝脂，眉若長柳，挺直的鼻梁下是一張玫瑰色的櫻唇，此時那雙美目緊緊的閉闔著，代表著其主人正處於熟睡狀態，讓人不忍上前叫醒。

忽地，被褥裏蠕動了一下，又是一下，緊接著是一連串蠕動，就見一個白乎乎的東西突然自被窩裏鑽了出來，赫然正是小酒兒。

小酒兒側頭瞄了一眼蓮枝，又往上挪了挪，挪到那玉人似的少女頸處，伸出小粉舌去舔她的臉。舔了沒兩下，就見一隻裹著薄紗的玉臂伸了出來，將牠納入其下，抱入了懷裏。

「酒酒，別鬧。」榻上的蕭妧閉著眼睛輕喃。

「娘子，該起身了。」這時蓮枝才輕喚出聲。

須臾，榻上的人半掀眼簾，「幾時了？」

「快辰時了。」

蕭妧幾不可聞的唔了聲，自榻上坐了起來。

此時雖是臨近初夏，但天氣還是有些涼的，蓮枝拿了件薄衫幫蕭妧披上，便轉身出去安排了。

不多時，她轉身回來，身後跟了一眾婢女，一人手中端著一個托盤，裏面放著洗漱所用的各種物具，還有衣衫熱水等物。

蕭妧下了榻，在蓮枝等人的服侍下穿好衣裳，又洗漱淨面，之後去了妝臺前坐下。

這期間，小酒兒一直蹲坐在被褥上看著蕭妧，此時見蕭妧扭了臉去，不再看自己，趕忙自榻上蹦了下來，躡到蕭妧的膝蓋上。

蓮枝正在幫蕭妧梳髮，蕭妧揉了揉小酒兒的腦袋，道：「你個黏人的小東西。」

換來的是小酒兒使勁搖著尾巴，狂舔蕭妧的玉手。

這小酒兒被蕭妧養久了，也是頗懂人性的，就宛如這會兒，牠便知曉蕭妧的話並不是斥責，而是帶著親暱，便也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著親熱。

如今小酒兒比當初穆謹亭送給蕭妧時，已經完全變了模樣。早先短短的絨毛，如今早已變長了，小身板也長大了兩倍不止，呈三角形豎立的耳朵與微尖的黑鼻頭，乍一看去有點像隻小狐狸，可若認真去看，便知是一隻極為稀罕的波斯犬。蓮枝為蕭妧梳了雙環望仙髻，如今蕭妧已經十三歲了，再用雙丫髻或者雙環垂髻這類髮式，就顯得有些稚嫩。而眼下這個髮髻剛剛好，既不顯得成熟太過，也不會顯得稚嫩一如女童。

一番弄罷，蕭妧將小酒兒放在地上，便往樓下而去，小酒兒蹦蹦跳跳的跟在蕭妧後邊也下了樓。蕭妧去用早飯，小酒兒也被婢女們抱走去餵食了。待蕭妧用罷早飯，來送她去女學的軟轎已經停在院外，蕭妧便帶著蓮枝和提著她書囊的蓮芳，坐了軟轎準備往女學而去。蓮芳便是那名叫芳兒的小婢女，之後被蕭妧改了名叫蓮芳。

蕭妧剛坐進軟轎，就聽得小樓那處有婢女輕喚著「酒酒、酒酒」，卻見一道白影速度極快的躡到軟轎裏，跳到蕭妧腿上。見其熟稔的模樣，就知曉這事平時牠沒少幹。

蕭妧無奈搖頭，撫了撫對方毛茸茸的小身子，「好了，就讓牠跟我去。」

軟轎一路出了惜荷院，便往蕭宅北側行去。

這女學是蕭氏族內特意開辦的，僅供蕭氏一族的女兒們前去學習。自穆謹亭離開蘭陵後，這近三年來蕭妧便在女學中學習各種學識與禮儀技藝，雖是縣主之身，並未有人強求她必須學習這些，但她也從未落下一天課程。

這近三年的日子，蕭妧過得很閒適，祖宅內部的紛爭從來牽扯不到她頭上，因著自己有個縣主的身分，族中長輩們都對她不錯，與她平輩之人也對她恭敬有加。平日裏她除了去女學上課，便再無其他事情。

將近三年過下來，蕭妧是前未有過的輕鬆和適意，甚至生出了就這樣過下去也不錯的心態。只可惜，她知道這一切都是奢望，隨著時間過去，離回長安的時間也越來越近了。

女學開設在靠祖宅北側邊緣地帶一座很大的院落裏，這女學中不光有蕭家嫡系一脈的女兒前來上課，還有一些旁系分支的小娘子們。只要是有蕭氏血脈，條件符合，都可以來此學習。

蕭妧等人上課的地點也在此，卻是不與他人在一起，而是蕭珩專門請來教課的女先生，另闢一處教導。

到了女學門前，蕭妧下了轎，這會兒正是上課時間，所以女學門前很是熱鬧，不時有隻身一人的少女前來上課，還有些則是身邊伴著婢女，當然也不乏像蕭妧一樣坐著軟轎而來的。

只是從這裏便能看出三六九等，那些隻身一人前來上課的，便是蕭家旁系分支的一些小娘子們，且是那種家境不好的。身邊伴著婢女的與之相同，但家境卻是要好上一些。至於坐著軟轎而來的，不用說，自然是蕭家祖宅內嫡出的小娘子們，庶出的自然也有，大多是伴著嫡出姊妹的轎旁步行而來。

規矩森嚴，且等級分明。

蕭妧不過剛站了一會兒時間，一架軟轎便在她身邊停下，從轎上下來的正是蕭玉。與蕭妧一樣，這近三年的時間，蕭玉也是大變了模樣，她本就生得嬌憨俏麗，經過這幾年的嬌養，更是一身雪膚，嬌美似花。

一下了轎，她便笑盈盈的道：「九姊，還勞你等我。」

「也沒有等，不過是站了站。」

說著，兩人便帶著各自的婢女往女學中走去。蕭玉只帶了如花，蕭妧卻是帶了蓮枝和蓮芳兩人，蓮枝手裏還抱著一身雪白的小酒兒。

這一行人引來許多人的矚目，卻是未有人敢上前來，在前方行走的許多少女俱是避了開。她們都知曉這兩人與自己是不一樣的，尤其這其中還有一位是聖上欽封的縣主。

大多人的眼神都是仰望和恭敬的，當然也少不了忿忿不平與嫉妒，只是這些眼神俱都隱晦。對方勢大，沒人傻得上前去挑釁。

這樣的情形，蕭妧和蕭玉見多了，幾乎每日來女學都會見上一次，自然視若無睹，兩人只顧走自己的道。

「酒酒今天又跟來了啊。」蕭玉一見小酒兒便笑瞇了眼，邊走邊伸手去摸牠。

小酒兒也是認得人的，也沒有躲開，乖乖的讓蕭玉摸毛，把蕭玉樂得一臉甜笑。

「我就知道酒酒今天一定會來，所以讓如花帶了豬肉脯。」

蕭妧笑著正欲說些什麼，就見前方也走著一人，正與蕭瑩說著話，那人赫然是蕭倩。

提到蕭倩就說得有些遠了，之前眾人到了蘭陵祖宅，蕭蓉便被送回長安去了。前去送人的僕從回來，帶來了蕭倩。也不知安國公府那邊是如何和祖宅這裏商議的，總而言之蕭倩頂了蕭蓉的位置。

蕭倩是蕭蓉的親姊姊，蕭蓉是因為自己被剔除排行的，蕭妧自然忌諱。本想著這蕭倩可能會替妹妹報復，沒想到這兩年多來蕭倩十分老實，日裏見了面也不過是點個頭的交情，與蕭妧如此，與眾人亦是如此，倒是和蕭瑩不知怎麼處了兩分交情出來。

見此，蕭妧自然是樂意之至，她是不怕蕭倩，但也討厭有人如附骨之蛆似的糾纏上來，平添煩擾。至於蕭茵是如何想的也沒人知曉，蕭妧只知道她也非常老實，不管暗裏如何，反正當面是再沒有到蕭妧跟前挑釁過。

幾人分前後進了課舍，剛坐下來，教授眾人學業的女先生便到了。

接下來便是為時兩個時辰的上課時間，這期間若是要如廁或者喝水，和女先生說一聲便可，其餘時候要麼聽先生講課，要麼便是自己複習之前所學的東西。

午時過半便散課了，不過蕭妧等人並不會離去，而是在女學內用了午飯，歇息片刻，下午仍有其他課程。一般來說，上午上的是有關學識之類的課程，下午便是其他附加技藝，例如琴棋書畫之類等等。

女學是供應午間餐點的，但蕭妧等人不會在此用膳，早有各自的婢女時間一到，便將膳食送了過來。課舍一旁有幾間屋子，專供歇息飲茶之用，蕭妧和蕭玉各占了一間，讓各自婢女將自己的膳食拿了過來。

兩人的菜加起來擺滿了一整張案几，蕭妧和蕭玉一面用膳一面說話，蕭玉還分心從如花手裏拿豬肉脯去餵小酒兒。

「據說長安那邊來人了，估計是要接咱們回去了。」

蕭玉口氣中隱有感歎，似有不捨。

確實，別說蕭玉了，蕭妧也是如此。倒不是不捨這種生活，而是不捨這種與世無爭的氛圍。蕭家祖宅這邊也有鬥爭，但畢竟兩人是外人，倒是牽扯不到兩人身上來，甚至因為客人的身分，眾人對其都諸多禮遇，可是回到長安就沒有如此好了，首當其衝，便有個大敵人朝霞郡主杵在那兒。

「不要多想了，總是要回去的。」

蕭玉點點頭，「說的也是。」

她放下手裏的牙箸，手裏拿著一塊豬肉脯去逗小酒兒過來，小酒兒是個機靈鬼，熟悉之人給東西吃，牠倒也吃。但卻是自己拖到一旁去吃，想要抱著餵牠卻是有點難，只有那麼特定的幾個人才能如此。蕭玉便從未成功過，為此她屢戰屢敗，屢敗屢戰。

「酒酒快來，你看我這裏有好吃的。」

小酒兒狐疑的瞄著對方，總覺得對方肯定有陰謀，牠往前走了兩步，又扭頭回去，走兩步，又轉頭回去。如此兩三次，好不容易走到蕭玉手邊，還未等蕭玉抱起牠，牠調頭便躡走了，一蹦去了蕭妧腿上，蹲在那裏舔著自己鼻頭氣對方。

「你個小機靈鬼！」蕭玉沮喪大叫。

也只有此時，蕭玉才會露出屬於她這個年紀應有的童稚來。蕭妧笑了起來，每次看到這麼一齣，她便想捧腹。

蕭玉將手上帕子裏的豬肉脯放在桌上，讓如花拿了帕子給她擦淨手，才又拿起牙箸用膳。

吃了幾口，她面現憂色，「也不知道我阿娘如何了。」

這兩年多來，卻是沒有韓雲娘的消息，一來韓雲娘只不過是侍婢，二來長安離蘭陵山高路遠，傳遞消息也極不方便。

「所以咱們也是該回去了。」蕭妧道。

並不是光躲著便不用面對，該面對的東西總要去面對。

第二十六章 回京路上生風波

果不其然，次日兩位老夫人難得將蕭妧等人全召集到一起，告知了長安那處來人接她們回去的消息。然後便是各自回去整理行裝，準備啟程回長安了。

又過了幾日，待眾人準備妥當，便去拜見了蕭珩等幾位長輩，以做辭別。次日一大早，宛若長龍似的車隊駛離了蕭家祖宅，往蘭陵城外行去。在路上行了幾日，之後換了船，眾人赫然發現這船就是三年前她們來蘭陵時所乘的那一艘。

這次從長安來接幾人回去的，乃是一名姓毛的中年管事領頭。船上沒有長輩，從身分上來講，蕭妧算是地位最高，自然占據了穆謹亭之前所住的那處房間。而蕭玉則是住在蕭妧旁邊的一處小房間，那姓毛的管事提出這房間太過狹小，另外給蕭玉安排一處，卻是被蕭玉拒絕了。

「這番回長安，長安那邊形勢如何咱們盡皆不知曉，這毛管事是誰的人，前來接咱們的這些人裏面有沒有什麼內情，咱們也不知曉。為了保險起見，最近大家都警醒些，蕭玉妳這陣子除了晚上歇息，儘量跟我待在一處，不要亂走，免得橫生事端。」蕭妧吩咐道。

蕭玉點點頭，她自然也明白這其中的道理，她們避禍去了蘭陵，朝霞郡主那裏憤恨至極卻攔不住，這番要回去了，有沒有人歡迎她們且不說，若是想幹什麼，在這茫茫無際的江上最是好下手。

蓮枝、蓮芳和如花幾人也是滿臉肅色，這幾名婢女算是蕭妧及蕭玉身邊的心腹。蕭妧及蕭玉身邊的婢女除了蓮枝和如花，其他都不是安國公府裏的人，經過一番收攏，加上命運把持在蕭妧手裏，倒也是個個忠心耿耿。

這是兩人故意為之，兩人礙於身分所限，不可能身邊沒有婢女，用蕭家祖宅那裏的人，總比用安國公府的人要放心。所以臨行之前，蕭妧和蕭玉特意與小李氏開口，將身邊服侍的婢女討了過來。不過是幾名婢女，小李氏自然不會說什麼，當然樂意有成人之美。

如此安排下來，上下俱是按部就班。蕭妧和蕭玉兩人極少出房門，成日裏都是待在房間，喝喝茶下下棋倒也能打發時間，偶爾出門去甲板上透氣，兩人也是前呼後擁。

一連過了許多日，倒也沒出什麼異常，似乎一切都是兩人多想。

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船隻已經進入了通濟渠中段的位置，大約還需十來日便可到洛陽了。

這一日，蕭妧和蕭玉兩人用晚飯，膳食是蓮枝等人領回來的，幾個婢女一面往案几上擺放菜食，一面手持銀針試毒。這是蕭妧交代下去的，下面一眾婢女們俱是嚴格按照吩咐辦事。

婢女們每驗完一道菜食，便由蓮枝交給蕭妧，蕭妧端起放在鼻尖嗅上一嗅，便擱置案几上。自從離開祖宅以來，平日裏兩人用膳俱是如此繁瑣，只是蕭妧從不嫌麻煩，旁人自是不好置疑。

蕭玉繡著小臉在一旁看著，其實她原本沒有這麼緊張的，可這一日見蕭妧不厭其煩的如此做，平添了她內心的焦慮感。雖然她覺得這樣有些小題大做了，可是理智卻告訴她還是聽九姊的好，兩股情緒糾結，讓她心緒頗為複雜。

突然，蕭妧的眉梢動了動，手中的碟盤並未放在案几中央，而是擱在案上一角，眾人心中俱是一突，莫名有些緊張起來。

接下來並未呈現任何異樣，蕭妧眉頭越皺越緊，只是她沒有說話，旁人也只能屏息靜氣。

蕭妧環視周遭一圈，開口問道：「還有菜嗎？」

蓮枝身後有一名婢女答，「還有一道雞絲翡翠鮮菇湯。」說著，便將一只大湯碗端了過來，擱置在蕭妧身前的案几上。

這湯以濃濃的雞湯配著翠綠的菜心，並有鮮菇絲和黃花菜等點綴，聞起來鮮香撲鼻，看起來十分誘人。

蕭妧抽了抽鼻子，無果，讓蓮枝拿了湯匙和小碗盛了小半碗出來，輕輕的啜了一口。只是一口，蕭妧便做出欲吐狀，蓮芳趕忙端來唾盂，讓蕭妧將湯吐出。

蕭妧接過帕子拭了拭唇，低喃，「這下藥的人倒是挺聰明的。」

眾人一聽皆驚。

蕭妧將帕子丟在几上，對蓮枝吩咐，「去將毛管事請來，對了，還有今日負責這裏膳食的人。」

蓮枝點點頭，便下去了。

蕭玉一副受到驚嚇的模樣，急問道：「九姊，這湯裏真被下了藥？」

「還有這個。」蕭妧將之前的那碟燴鴨胗端了過來，與那雞絲翡翠鮮菇湯放在了一處。

蕭玉被嚇得面色發青，不管如何，她終究是個十三歲的少女，也許心機不少，卻是從未見過這種陰私的手段。

蕭妧安慰說道：「這些吃了倒也不會出什麼大事，不過會讓咱們腹瀉罷了，腹瀉幾日下來，便會臥床不起，即使請了大夫過來診看，也不過認為咱們是積食加上吹了江風所致。當然這只是第一步，病了自然要請醫問藥，到時候在藥裏動手腳，可比在吃食裏動手腳要容易得多。」

這也是為何對方會特意將藥分開了下，舉凡是藥必然有味道，想要不引人察覺，便要懂得遮掩味道。這兩味藥，分開食用並無事，但是合著一起便會造成腹瀉不止，所以蕭妧才會說下藥之人極為聰明。

蕭妧之所以能聞出來，要歸咎於上輩子被毒女試毒的那些日子。當時看似蕭妧只學了毒女的微末手段，實則在經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，蕭妧真正有所得並不是毒術，而是對於毒的敏感性。

可能是被試毒試多了，但凡對人體有一絲不好的存在，便會被蕭妧的鼻子嗅出來。在那期間，毒女發現了這個跡象，更是拿出許多稀奇古怪的毒藥讓蕭妧試，讓她分析其間的種種成分，蕭妧因此苦不堪言。

但所謂有得必有失，這些都是相對應的，日後蕭妧碰到過不少下藥的陰私手段，俱是憑著此項優勢即識別出來，躲去了不少禍事。也許高明一點如毒女那種下毒的手段，蕭妧無法很快看透，但普通人家，哪怕是世家大族，這毒一類的東西也是極為生僻，因此應付後宅的陰私，卻是綽綽有餘了。

說話間，蓮枝已將毛管事和船上廚房裏的廚子叫了過來。毛管事自是一頭霧水，可素來低調內斂的懿榮縣主突然召喚自己，自然不可能沒有事，此時見了這番場面，頓時讓他心中一沉。

「見過懿榮縣主，見過十娘子。」毛管事恭敬的拱手行禮。

這毛管事大約四十多歲的模樣，身形精瘦矮小，但看面相就知道他不是個簡單的人物。事實上也確實如此，毛管事在安國公府幾名大管事中屬前列，一向深得大郎君蕭健的看重，否則此番接幾名娘子回長安，也不會只派他一個管事前來。

毛管事身後的兩名廚子，一胖一瘦，也俱是跪下來請安問好。

蕭妧頷了頷首，面上平靜無波，看不出任何跡象，蕭玉則緊抿著嘴，並未說話。

「今日這菜食是出自你兩人之手嗎？」蕭妧的聲音打破了這壓抑的寂靜。

這兩名廚子俱是驚疑不已，可主子不說究竟，兩人也只能面面相覷，並點了點頭。

其中一名廚子道：「這些菜食確實出自小的兩人之手，不知縣主可有什麼吩咐？」

蕭妧淡淡一笑，望著兩人道：「沒什麼，今日的菜不錯，很好吃，所以特意叫你等過來，是有賞給你們。」

這一聽就是在說瞎話，几上的菜食一看就是未動，菜食未動卻大張旗鼓的不光是叫來兩個廚子，還將毛管事也請了來，會沒有事才有鬼。只是被叫來的這三人，自是不能當面如此說。

毛管事也是個精明的，一見此陣仗，心中就約莫有數了。眼神如刀子似的瞥了那兩人一眼，只是一眼就過去了，面上又恢復了一貫沉著的模樣。

那胖胖的廚子笑得有些勉強，「謝縣主誇獎，這是小的們應該做的，卻是不敢接賞。」

「接，為什麼不敢接？」蕭妧笑意盈盈，眉眼兒俱是開懷，「我賞你們的，你們自然還是接著最好。蓮枝，將這兩盤菜賞給兩人，一人一半都別落下，就在外間用了，妳們看著。」

言畢，她揮了揮手，「好了，你們下去吧，我和十妹妹也該用飯了。」

一眾不相干的人俱是退了下去。

「九姊，這飯還能吃？」蕭玉驚疑道。

「有何不能，好東西賞給別人了，咱們用些殘羹剩飯便好，總不能餓肚子吧。」蕭妧笑盈盈的道。

見蕭妧已經拿起牙箸用起飯來，蕭玉也只好端起碗，卻是食不知味。

不多時，蓮枝便進來了，稟道那一湯一菜俱是進了那兩名廚子之腹，且是毛管事在一旁監督兩人用下的。蕭妧聽了只是點點頭，並未說話，唇邊的笑容卻是久久不散。

一直遠離了那處艙房，毛管事才眼神凌厲的轉過頭，望向身後那兩名廚子。夜色如墨，艙道內的燈盞散發出暈黃色的燈光，襯得毛管事那目光格外滲人。

這兩個廚子莫名其妙被叫來上演了剛才那一齣，這會兒又被毛管事如此盯著，即是傻子也該明白這其中肯定出了什麼事。難道那菜和湯之中有什麼問題？

兩人俱是膽戰心驚，想跪地向毛管事求饒，卻不知該如何開口。縣主那邊並未明說，但行舉之間無不透露出一種異常，他們兩人即使心中有些清明，卻是不敢妄語的。因為一旦妄語，可就是自己給自己身上沾了屎。可是不開口解釋求饒，也是洗不清了，這讓兩人心中無限複雜，只能用驚疑的眼神去看彼此，又用哀求的眼神去看毛管事。

毛管事冷哼了一聲，收回視線，「你們二人暫時不要去廚房了，都各自待在自己的住處，等待處置。」說完，便拂袖而去。

這兩人無精打采的往外行去，至於各人心中在想什麼，旁人卻是不知了。

那日蕭玉問蕭妧究竟，蕭妧並未言說，只道讓她等等看。蕭玉知道蕭妧的秉性，從不會無的放矢，既然讓等等就等等。

事實證明蕭妧並不是無的放矢，果真第二日就生出了亂子，那兩名廚子果不其然開始腹瀉不止。許多人都知曉了這件事，因這兩人是船上廚房中僅有的兩名廚子，這一旦生病上不了工，就代表廚房那邊無以為繼了。

不過事出突然，又是在船上，眾人也不好多說什麼。幸好這船上的主子就這幾名小娘子，只要主子那邊不多說，其他人將就將就也就罷了。

廚房那邊安排了個以前給兩人打下手的雜役做飯，做出的飯食倒也是能吃，只是蕭妧等人膳食從來精細，如此將就幾日，蓮枝等人便看不下去了，自告奮勇去廚房那處安排娘子的膳食。也因此杜絕了有人在兩人膳食中動手腳，當然這是後話。那一日發生了那麼一齣，隔日那兩名廚子便腹瀉臥床不起。毛管事也不是個傻人，頓時明白了當晚的內情。

他能被委以重任前去蘭陵接幾名小娘子回長安，自然是深受府上主子信賴之人，這次在他眼皮子底下出了事，雖懿榮縣主並未大張旗鼓的鬧出來，也讓他渾身發寒，後怕不已。

對於府上的一些鬥爭，毛管事也是知道一些的。他自然明白這是有人不想讓兩位娘子回去，腹瀉只是開始，後面定然還有後手。後手不後手他不管，他負責此番

回長安之事，在他管轄下出了什麼事就是他的責任，且這裏頭還有個朝廷欽封的縣主，若是蕭妧真在這船上出了事，讓他死一百次都不夠。

毛管事又急又恨且不說，當即便去向蕭妧請罪了。

蕭妧只是笑笑，並未說其他，也未提怎麼處置那兩個廚子。毛管事從蕭妧房裏離開後，便開始徹底整頓船上幾處關鍵所在。

他不知曉這船上到底有對方什麼人，他只能防範於未然，並將緊要處的地方全部安放上自己放心之人。至於那日之事，蕭妧未追究，毛管事也就只當不明就裏，待回到長安後一切往上稟去，該如何處置那是上面人的事。

這一切自然是正中蕭妧下懷，就如同她之前並未對蕭玉言明，並不是她賣關子，而是她確實不曉得這船上到底有對方多少人，甚至連毛管事是不是對方的人都不知曉。

幸好有人暗中下手，剛好讓她用來殺雞儆猴。事實證明毛管事也不是個傻子，沒哪個人願意犧牲自己的一切，去如了別人的願，哪怕對方再怎麼勢大。

雖然祖宅這處並未有人對她提及長安那邊的事情，她也沒有人手去替自己打聽，但蕭妧這近三年仍是透過一些跡象看出朝霞郡主勢大。這僅憑有次她在祖宅裏聽到蘭陵這邊準備派人去長安送賀禮的消息，而送賀禮的原因則是長安那處五房添了個嫡子——朝霞郡主生下了蕭杭的嫡子，且是唯一的兒子。

這是蕭妧等人離開長安後的後續，也讓蕭妧明白當初自己決定離開是正確的。蕭杭有多麼厭惡朝霞郡主，眾人皆知，卻和朝霞郡主生了個嫡子。能壓著蕭家眾人，且壓著蕭杭生下嫡子的朝霞郡主，如今在蕭家有多麼勢大？蕭妧和蕭玉不離開，至少弄死她們倆是沒問題的。

這一切蕭妧只是深藏在心，之前從未與蕭玉說過，就是怕平添她內心中的擔憂。所以蕭妧並不吃驚這番在船上的遭遇，以朝霞郡主的性格又怎麼會允許兩個眼中釘回去給自己添堵呢？在路上弄死了才是正常。幸好蕭妧也不是沒有防備，破了她這記狠手，同時將毛管事與自身安危綁在一起，有毛管事這個主人盯著，到底也能杜絕許多不必要的麻煩。

聽完蕭妧的訴說，蕭玉整個人都呆了，「她、她生了嫡子？」

僅從蕭玉的表現就能看出，朝霞郡主能讓蕭杭和她生孩子，這件事有多麼的恐怖。

「應該是如此。」

「阿爹是變了態度，還是……」接下來的話，蕭玉說不下去了，她整個人徹底亂了。

回來之前，她不是沒酌量過，以後行使的套路大抵還是如同之前一樣，背靠著蕭杭得以容身，然後再圖謀其他。此番出了這樣一件事，蕭玉根本拿不住蕭杭是個什麼態度，又怎麼確保自己無憂。

「九姊——」

蕭妧拍了拍蕭玉的手，安慰道：「妳別太過擔憂，別忘了咱們也今非昔比。且不說我有個縣主的身分在那兒，蕭家為何會花大力氣培養我們，妳應該心中有數。一個人只要有讓別人利用的價值，便有其存在的必要，而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

努力加深自己的存在感，讓整個蕭家都必須為了我們的價值而保護我們。這就是勢，把大勢加注在自己身上，她便有所顧忌不敢來犯。」

蕭玉自然明白這個道理，她緊緊咬住後槽牙，點了點頭，「九姊，我知道了。」之後，蕭玉便面色凝重的離開了，估計是回去思索日後自己處身的方向。

蕭玉與蕭妧不同，蕭妧有個縣主的身分在，朝霞郡主不管做什麼都得顧忌一二，可是蕭玉就不同了，光一個嫡母的身分壓著，就足以讓她喘不過氣來。

也是到了此時，看到心神俱亂的蕭玉，蕭妧才明白當日穆謹亭送的這份大禮對自己來說究竟有多麼重要。這是一個護身符，也是她日後與朝霞郡主對抗的一個籌碼。

想到穆謹亭，蕭妧有些意興闌珊，不禁來到窗邊，望向窗外的茫茫江面。

自穆謹亭離去後，便再也沒有和她聯絡過，她也不知曉穆謹亭如今如何了，似乎那兩個月的相處就是鏡花水月，除了多了個懿榮縣主的身分。

表哥，不知你是否還記得蕭妧？

日子繼續不緊不慢的過著，接下來的這些日子裏並未出任何亂子，轉眼間船便到了洛陽。

眾人先在洛陽停留了一日，之後便啟程趕往長安。

隨著離長安越來越近，眾人的內心都是不平靜的，蕭茵、蕭倩、蕭瑩是欣喜與激動交加，而蕭妧、蕭玉則是凝重。對於毛管事來說，是總算鬆了一口氣，將人平平安安帶回長安，剩下的事就與他沒什麼關係了，他也算交了差。

一行人到達長安時正值傍晚，幾人都是小輩，自然也沒有人迎接什麼的。府中側門那處安排了幾輛軟轎，之後自是各回各的住處，暫且稍作休整。

翠雲閣與三年前並沒有什麼不同，倒是看家的婢女似乎換了一批，不過這一切蕭妧並未放在心上，換不換這些人她都不會放心去用，以後自然要放上忠於自己之人。

洗漱更衣之後，蕭妧便準備往安榮院向祖母安國公夫人請安。

這時翠雲閣來了一名婢女，說是老夫人說娘子們車馬勞頓，今日可不用去安榮院見禮，待明日一早再去。蕭妧這才打消了念頭，用了晚膳準備歇息。

與此同時，崇月閣那裏也接到蕭妧幾人回到府中消息。朝霞郡主當即變了顏色，柳眉怒豎。

「這幫子蠢貨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！」

就如同蕭妧所想，朝霞郡主又怎麼會准許自己的眼中釘回來呢？既然敢避出去，那麼就不要回來了！

這三載的時間，朝霞郡主過得極為順遂，自己所思所想的一一達成，蕭杭自然有心結還未放下，但在朝霞郡主眼裏，蕭杭已經對自己低了頭，平日裏也一改早些年的態度，常常到崇月閣來。

尤其自兒子誕下後，蕭杭更是頻頻來崇月閣，對她也是低聲下氣的。朝霞郡主身心舒暢，雖日裏還是跋扈依舊，到底不若以往的怨憤不甘。

舒暢日子過久了，突然耳聞蘭陵那處有兩個賤種要回來，朝霞郡主頓時宛如吞了蒼蠅，往日那股忌恨也回歸心頭。

嫁於蕭杭十多年來，吃的苦處不少，但可能是昌平公主的教導起了作用，朝霞郡主並未如同以前一般大鬧不止，反而是換了個迂迴的法子，在前去接人的下人中安插了幾個人手，圖的便是將人弄死在半路上一了百了。

佈置完一切，朝霞郡主便等著好消息，哪知好消息沒等來，反而等來了壞消息。

「奶娘妳說，他們到底是做什麼吃的，這一點小事都幹不好？！」

李氏比起幾年前人要蒼老許多，俱是操心操多了的緣故。自身被昌平公主委以重任，不光要拘著朝霞郡主日裏行為，且還要替其出謀劃策，可謂是忠心耿耿。這次的事便是李氏見朝霞郡主大怒給出的主意，朝霞郡主倒也聽進去了，哪知天不從人願。

李氏皺著花白的眉頭，道：「郡主您也別急，那毛管事畢竟不是咱們的人，且船上人多手雜，說不定是出了什麼岔子。」

這個理由別說朝霞郡主了，連李氏自己都不信，她們的安排可是面面俱到，一步一步算計至深，若真說出了岔子，還不若說老天沒長眼。

這兩人自是不知曉一開始的手段便被蕭婉識破了，後面自然接不下去，又有毛管事的小心防範，接下來安排的後手自然只能懸著。

「郡主您且別急，如今人都回來了，待奴婢讓人去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。」

一直到晚上，朝霞郡主準備安歇之前，出去探聽消息的人才回來。

帶回來的消息有些模糊，其他人只知曉廚房裏的兩名廚子在船上害了病，一直腹瀉不止臥床不起，之後便被毛管事隔離了，旁人卻是一直沒見到兩人。如今已經回了長安，也未有人見過兩人。

這兩名廚子中有一人便是朝霞郡主的人，李氏聽了稟報後，不禁擔憂是否事情敗露了。

倒是朝霞郡主比她灑脫，聽了李氏的擔憂，只是柳眉一挑說道：「敗露了又如何，我看誰敢拿本郡主如何？！」

這話雖有些霸道，但倒是真理，就這麼一點小事且沒有直接證據，確實沒人敢拿朝霞郡主如何，更何況，如今蕭家還求著昌平公主呢。

李氏也是知情之人，自然放下心來。

「這兩個賤種倒是命大，既然如此，本郡主就好好和她們玩玩。」朝霞郡主哼笑道，側首望了李氏一眼，「讓人去婉兒那裏傳信，養了那個小東西幾年，也是該派上用場了。」

李氏一愣，立馬意會過來朝霞郡主說的是誰，便點點頭忙下去吩咐了。